

►新疆天池入冬。



十月的南方，午後仍開着冷氣。陽光溫熱得幾乎令人忘了季節的流轉。可就在這樣的午後，新聞裏忽然傳來一則消息——西北、東北同時迎來了今冬的第一場雪。那潔白的畫面隔着螢幕閃爍，讓人有種被時間突如其來地推了一把的錯覺：原來，今年真的已經入冬了。

在南方漂泊多年，每當看到「初雪」的字樣，心裏總會被一種久違的清涼輕輕敲響。從小在北方長大，對冬天的印象，不是日曆上的某一天，而是那場雪落下的時刻。雪花飄起，街巷寂靜，萬物都被一層輕柔的白掩蓋。

「下雪就是命令。」這句話在我的記憶裏格外鮮亮。那時的冬晨，天剛亮，廣播喇叭裏就傳來通知，學生們背着書包趕到學校，卻不用早讀，而是分成小組拿着掃帚、鐵鍬去清理操場。呼出的白霧在空氣裏化成細小的冰晶，手凍得通紅，卻笑得燦爛。掃完雪，總會有人順手揉個雪球朝同學扔去，於是整個校園立刻炸開一片笑聲與尖叫。

午後放學，雪還沒停。厚厚的積雪在腳下發出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音。有人在廣場上堆雪人，有人拿着塑料盆滑冰；那些畫面如今想來，像老電影膠片，泛着溫暖的光。那時我們並不知道，這樣的冬天竟會有一天成為遙遠的風景。

而今，身處濕冷的南方，冬天總是姍姍來遲。雨多於雪，濕氣多於寒氣。那種氣候的落差，像人生的兩端——一邊是童年的雪，一邊是漂泊的雨。

今冬的第一場雪，或許依舊落在遙遠的北方，落在那些我熟悉的屋頂與街口。而我坐在開着冷氣的房間裏，看着新聞裏飄飛的雪花，心裏卻忽然有了一種奇妙的溫度。原來，只要還記得雪落的樣子，就還記得回家的方向。



創傷的終結

二〇〇一年美國發生「911」恐怖襲擊後，聯邦政府撥款一億三千萬美元來應對預計爆發的大規模心理危機。新冠疫情期间，專家們同樣憂心民眾自殺傾向會顯著上升。結果以上情境都沒發生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George Bonanno對坊間心理創傷診斷的「氾濫」不以為然。在專著《創傷的終結》(The End of Trauma)中，他指出人不像心理諮詢師認為的那麼脆弱。

根據Bonanno三十多年的研究，面臨親友去世、個人傷殘等重大人生挫折時，至少有四種不同處理方式。極少數人（低於百分之十）百般努力依舊走不出悲劇陰影，這是「長期悲傷型」。有人起初感到情緒低落，但經過幾個月或一年後逐漸回歸正常，他們屬於「平常恢復型」。第三類人是「延遲反應型」，經歷劇變後從反應較小逐漸反應增大，但也不是情緒突然惡化。第四種，也是最普遍的類型，是「堅韌反彈型」。大部分人經歷挫折後經過兩周左右就能完全恢復，繼續正常生活。

Bonanno的這個發現曾受到同行質疑。他承認有的人會因重大挫折一蹶不振，但過分誇大悲劇對人的控制其實不利於培養堅強品格。他認為，對挫折的反應不是深藏體內、受到刺激就會發作的「定時炸彈」，學校因擔心教學內容會引發學生隱藏的創傷而發布所謂的「觸發警示」(trigger warning)適得其反，只會增加孩子的焦慮。我們該承認處理創變因人而異，不必照搬「悲傷四步驟」(否認，憤怒，討價還價，接受)來判斷他人行為。

這一點他說得有理：發掘增強韌性的方式，培養勇氣、耐心，加強人際紐帶，是幫我們渡過難關更有效的舉措。



前不久，去了一趟烏魯木齊，只住一夜，有幸住進了「八樓」。「八樓」，在烏魯木齊，特指一座建築，就是崑崙賓館，它共有八層。賓館目前前三幢樓，南樓北樓是後建的，元老是建於一九五九年的中樓，也就是已成地標和地名的「八樓」，當年，它是烏魯木齊最高的建築。

「八樓」也是烏魯木齊市內公交的站名，停靠該站的包括二路公交車。歌手刀郎的《2002年的第一場雪》把它們一併寫進了歌裏，「停靠在八樓的二路汽車，帶走了最後一片

飄落的黃葉」。「八樓」和二路汽車，化作西部情歌裏的新意象，承載着濃郁的思念。包括歌曲在內的文學藝術有強大的造景功能，被作家藝術家的靈感觸摸過的地方，魅力總會添多幾分。遠的如歌曲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近的如去年十分火爆的散文和同名電視劇《我的阿勒泰》。當然，還有二〇一六年歌手趙雷的《成都》，「走到玉林路的盡頭，坐在小酒館的門口」，使小酒館成了熱門打卡地。我雖不好酒，去成都時，當地朋友也執意帶我前去「朝聖」一番。

我一直覺得，「漫畫」這個詞在中文語境裏有太多偏見，它被貼上「小孩看的」「簡單」「消遣」的標籤，彷彿它只是供人暫忘現實的工具。可是，普普藝術大師羅伊·李奇登斯坦卻偏偏選擇了「漫畫」這流行文化的樣式來探討現代人的複雜情感生活，他發現，漫畫能以最淺白的語彙說最深刻的事，也能以最乾淨的圖像揭開最渾濁的人心。

李奇登斯坦曾說：「我有興趣描繪瀰漫於社會中的一種反敏感性。」他所謂的「反敏感」，不是指拒絕情感，而是人們不敏感於自我感覺的鈍

感。他以作品提問：我們的感覺，何時開始被複製、被印刷、被設計成一種可流通的格式？當然，李奇登斯坦不是畫漫畫，而是以漫畫作為素材，並在一九六一年前後形成一種普普藝術的語言。他的重點不在「抄寫」而在「重組」，他會裁切格子、放大一抹表情、刪去背景人物，縮減文字，把語句變成圖像的一部分，讓字泡成為構圖節點而非旁白。

這些手法，可見於《溺水女孩》（一九六三）：原圖裏那位抓着翻覆小艇的男友被他整個剪走，畫面只剩女子與浪，而原本「抽筋」的情節也

作別論。近期上演的《風林火山》既是巨資製作，亦是一齣話題之作，能讓觀眾產生兩極反應，喜愛與否，見仁見智。我認為《風林火山》是風格化電影。故事的處境雖然是香港觀眾熟悉的區域和街道，但角色們只述說為「城市」，並沒有明言身處之地。電影開首之時，主要角色李霧童在隧道內的床鋪醒來，然後從側門外出至一個戶外廚房，悠閒地喝杯蒸餾咖啡作早餐。這個景象到底是真實抑或是想像世界？導演麥浚龍從開首已為自己

怎樣才是優秀電影？我相信這是電影創作人一直追求的問題。有些創作人會說自己只想拍攝心目中理想的電影，不理會市場反應以至藝評人的意見；另外亦有些創作人只會考慮作品能否賣座，並不介意作品能否獲得任何獎項。其實，除了一些紀錄片或具有特別目標的電影，例如為了紀念某種特殊日子或事件而拍攝，其他電影只要在影院作售票式公映，那便是一種商業行為。觀眾購票進場觀賞，都有權憑着個人喜好而對電影給予批評意見。當然，創作人接受與否，又

盛事連綿的香江，難得保持民間雋永音符，在大時代響徹四分之三個世紀。

上周四晚香港大會堂劇院，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師生、校友濟濟一堂，慶祝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正統音樂學校七十五周歲。本欄在新冠疫情初期報道過該校。艱苦的幾年過後，難得一聚欣賞自家製作及演出的十一組曲目，包括鮮有演出或全新編配的作品，突出音專的音樂多元，為香港提供了更多學習音樂的選擇。此外，多首合唱作品詞、曲均回味無窮，其中校長們的力作，更是難得一聽。

揭幕由舊生及前任校長許翔威指

揮由他重新編配的校歌開始（附圖）。由創校校長邵光的原四部合唱曲，以十人小組和鋼琴演奏，其中包括口琴、結他等非主流樂器，全部在不擴音情況下演奏，別樹一格。接着蕭斯達高維契《第二圓舞曲》由音專合奏團成員陳兆然根據小組陣容改

蓮子糯米粥。食譜要現代重現不難，乾蓮肉先洗浸再煮，若用鮮蓮子去皮去芯，較花功夫。蓮子用鑊具蒸熟更方便，蒸時另行煮粥，再將兩者混和，所需時間更短。

宋代《太平聖惠方》的糯米粥，組合成「雞子粥方」，能「治小兒下痢不止、瘦弱」，材料只有雞子和糯米，這處的雞子即是雞蛋，做法是「煮粥臨熟，破雞子相和攪勻，空腹入少醋食之。」粥將煮好，加入雞蛋拌勻再輕煮，添醋，空腹食用。安全起見，雞蛋可先打到碗內，確保沒有異樣、變壞，免得壞了好粥。

同屬明代的《遵生八箋》，將糯米煮成「蓮子粥」，能夠「益精氣，強智力，聰耳目」，做法簡單，言：「用蓮肉一兩，去皮煮爛細搗，入糯米三合，煮粥食之。」蓮子留肉煮熟，搗成蓮子泥，再入

飄落的黃葉」。《八樓》和二路汽車，化作西部情歌裏的新意象，承載着濃郁的思念。包括歌曲在內的文學藝術有強大的造景功能，被作家藝術家的靈感觸摸過的地方，魅力總會添多幾分。遠的如歌曲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近的如去年十分火爆的散文和同名電視劇《我的阿勒泰》。當然，還有二〇一六年歌手趙雷的《成都》，「走到玉林路的盡頭，坐在小酒館的門口」，使小酒館成了熱門打卡地。我雖不好酒，去成都時，當地朋友也執意帶我前去「朝聖」一番。

感。他以作品提問：我們的感覺，何時開始被複製、被印刷、被設計成一種可流通的格式？當然，李奇登斯坦不是畫漫畫，而是以漫畫作為素材，並在一九六一年前後形成一種普普藝術的語言。他的重點不在「抄寫」而在「重組」，他會裁切格子、放大一抹表情、刪去背景人物，縮減文字，把語句變成圖像的一部分，讓字泡成為構圖節點而非旁白。

這些手法，可見於《溺水女孩》（一九六三）：原圖裏那位抓着翻覆小艇的男友被他整個剪走，畫面只剩女子與浪，而原本「抽筋」的情節也

作別論。近期上演的《風林火山》既是巨資製作，亦是一齣話題之作，能讓觀眾產生兩極反應，喜愛與否，見仁見智。

我認為《風林火山》是風格化電影。故事的處境雖然是香港觀眾熟悉的區域和街道，但角色們只述說為「城市」，並沒有明言身處之地。電影開首之時，主要角色李霧童在隧道內的床鋪醒來，然後從側門外出至一個戶外廚房，悠閒地喝杯蒸餾咖啡作早餐。這個景象到底是真實抑或是想像世界？導演麥浚龍從開首已為自己

編，其中三支色土風奏出懷舊味道。鋼琴獨奏是專程從美國回港參加演出的舊生李依向，演奏李斯特第十三匈牙利狂想曲收放自如，功架扎實。接着是校友會合唱小組分別演出李樂安、梅廣釗、許翔威的《山中》、《浣溪沙》和《同行音專路》，後者以廣東話演唱，鋼琴配以大提琴和長笛，效果新穎。

獨奏樂器包括周浩暘的二胡和周啟良的結他，還有李嘉珮的三味線，演奏日本傳統音樂《六段》。曾子僑的兩首單簧管獨奏也贏得台下一片掌聲。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既然住進了「八樓」，自然不能錯過二路汽車。當地人告訴我，二路汽車一度停運，但刀郎的歌救活了它，現在專門開了旅遊專線。車是先進的新能源電車，塗裝卻是當年的老造型。我站在「八樓」外的二路車站點上，看着一輛黃底紅字的復古公交車，在充滿現代氣息的車流中穩穩駛來，往日時光映現於眼前。登上車，刀郎的歌在車廂內循環播放，無人售票卻保留了票台等老物件，助力開啟沉浸式的歷史之旅。

在「八樓」的站裏，還停了一輛

被刪除，留下「我才不在乎！我寧願沉下去——也不會向布萊德求救！」這一句有張力的宣言。情節被壓縮，情緒被放大，觀者被推到與畫中女子一樣的邊緣：不知道先前發生了什麼，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，只能被迫在這一格子裏，與她一同懸置。

有些人只看到《溺水女孩》的「膚淺」。淚、浪、拒絕求救的傲氣，像肥皂劇。但，李奇登斯坦真正挪用的是一套「製造情緒的工業」，他把「感覺如何被量產」這件事端上枱面，讓我們看到社會如何用可辨識的符碼教我們哭、教我們愛、

也教我們瀟灑轉身。更微妙的是，他以繪畫史的傳統來翻轉流行文化。在畫中，那波浪的意象被他推向裝飾性的曲線，更向北齋《神奈川沖浪裏》借形，讓漫畫的「俗」與版畫的「雅」在畫面裏碰面。

黑道霸凌、警方禁毒，還有殺手賣命，三條主線將各人的命運交錯。現在剪接而成的兩小時版本，尾聲時將各個主要角色重新連繫，其實並未能解答觀眾各種疑問。倘若真有傳聞的九小時版本，或許能成為立體故事。

電影是影像先行的媒體，視覺效果尤其重要。出色的電影導演可以運用鏡頭變戲法，再加上剪接效果，為觀眾建構豐富的想像世界。《風林火山》着重光影想像，但是兩個多小時的篇幅難以說清故事枝葉。當中有關

的作品定調。往後下來，「城市」環境一直在飄雪，角色們穿着深沉色調的大襖作服飾，退休總督察狄文傑身穿的西裝甚至有破爛。或許導演希望角色全部「有型有格」，故此讓他們身處寒冬飄雪的環境，以便穿着沉厚質感的大衣。

七十五載的音符

編，其中三支色土風奏出懷舊味道。鋼琴獨奏是專程從美國回港參加演出的舊生李依向，演奏李斯特第十三匈牙利狂想曲收放自如，功架扎實。接着是校友會合唱小組分別演出李樂安、梅廣釗、許翔威的《山中》、《浣溪沙》和《同行音專路》，後者以廣東話演唱，鋼琴配以大提琴和長笛，效果新穎。

獨奏樂器包括周浩暘的二胡和周啟良的結他，還有李嘉珮的三味線，演奏日本傳統音樂《六段》。曾子僑的兩首單簧管獨奏也贏得台下一片掌聲。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三位獨唱家以女中音嚴仙霞深情

二路汽車，車廂內開了文創店，「八樓」和二路車主題的雪糕、奶酪、冰箱貼等，琳琅滿目。車廂外矗立着老式站牌，供人拍照留影。初秋的烏魯木齊，天清風淡，任由時間膠囊盡情展示歷史之美。（烏市三記之一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也教我們瀟灑轉身。更微妙的是，他以繪畫史的傳統來翻轉流行文化。在畫中，那波浪的意象被他推向裝飾性的曲線，更向北齋《神奈川沖浪裏》借形，讓漫畫的「俗」與版畫的「雅」在畫面裏碰面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黑道霸凌、警方禁毒，還有殺手賣命，三條主線將各人的命運交錯。現在剪接而成的兩小時版本，尾聲時將各個主要角色重新連繫，其實並未能解答觀眾各種疑問。倘若真有傳聞的九小時版本，或許能成為立體故事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演繹邵光校長的《她的頭髮》、《秋思曲》最為動人。壓軸是三位校長的合唱曲：邵光的《Thank Thee, Father》、葉純之的《山百合》和胡德禕的《荒漠甘泉》，在現任校監蘇明村指揮下，最後全場站立齊唱校歌作結，場面感人。



逢周一見報

離死別。放眼全球，公用電話亭是《22世紀殺人網絡》(The Matrix，內地譯為《黑客帝國》)中連接虛擬與現實的通道，是《超人》系列中超級英雄經典的變身空間，是《來電險事》(Phone Booth，內地譯為《狙擊電話亭》)中獨特的懸疑舞台——這小小的空間，竟能容納下人類最極致的情感爆發。

但，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香港這座城市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最多擁有過一千五百多座公用電話亭，如今已經剩下不到一半。不知何時，最後一個電話亭會在街上消失呢？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